

佛教中觀學舍  
佛學專題公開講座

講者：黃家樹居士

講題：微妙而淺明的佛典選讀——

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

日期：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及廿一日

時間：下午三時至五時半

譯本：劉宋求那跋陀羅譯，共四卷，約四萬餘字，見《大正藏》第三冊

異譯本：（1）《修行本起經》二卷，約一萬四千餘字，後漢沙門竺大力共康孟詳譯，見《大正藏》第三冊。

（2）《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》二卷，約一萬三千餘字，吳支謙譯，見《大正藏》第三冊。

內容提要：

此經說釋迦牟尼佛於過去普光佛所得授記，生生行菩薩道，乃至生兜率，示入胎、出生、出家、降魔、成道、轉法輪、度五比丘、三迦葉、舍利弗、目犍連、及大迦葉等事，譯筆流暢，經文敘事細膩，經中對佛法的根本教義有極其扼要的開示，尤其對五比丘與頻毘（婆）娑羅王的教導，所說法語更是淺明而微妙；四字成句，字字珠璣，真可說是義理妙、文辭美！讀經者若稍為用心理解，已可把握佛法大義，依之而行踐，受用不盡。此外，太子離宮出走，決意出家，而侍者、父王欲挽無從，悲痛欲絕，這一節的記敘，也刻劃入微，令人感動。本講將就上述要處作重點發揮。

## (一) 太子出家

「爾時耶輸陀羅，眠臥之中，得三大夢：一者、夢月墮地；二者、夢牙齒落；三者、夢失右臂。得此夢已，眠中驚覺，心大怖懼。白太子言：『我於眠中，得三惡夢。』太子問言：『汝夢何等？』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。太子語言：『月猶在天，齒又不落，臂復尚在，當知諸夢虛假非實，汝今不應橫生怖畏。』耶輸陀羅，又語太子：『如我自忖所夢之事，必是太子出家之瑞。』太子又答：『汝但安眠，勿生此慮，要不令汝有不祥事。』耶輸陀羅聞此語已，即便還眠。太子即從坐起，遍觀伎女及耶輸陀羅，皆如木人，譬若芭蕉中無堅實；或有倚伏於樂器上，臂脚垂地，更相枕臥，鼻涕目淚，口中流涎。又復遍觀妻及伎女，見其形體，髮爪髓腦，骨齒髑髏，皮膚肌肉，筋脉肪血，心肺脾腎，肝膽腸胃，屎尿涕唾，外為革囊，中盛臭穢，無一可奇；強熏以香，飾以花綵，譬如假借當還；亦不得久，百年之命，臥消其半，又多憂惱，其樂無幾。世人云何恒見此事，而不覺悟，又於其中，貪著姪欲？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。……

爾時太子，即便自往至車匿所；以天力故，車匿自覺，而語之言：『汝可為我被撻陟來。』爾時車匿，聞此言已，舉身戰怖，心懷猶豫；一者、不欲違太子命；二者、畏王勅旨嚴峻。思惟良久，流淚而言：『大王慈勅，如是之嚴；且又今者非遊觀時，又非降伏怨敵之日，云何於此後夜之中，而忽索馬，欲何所之？』太子又復語車匿言：『我今欲為一切眾生，降伏煩惱結使賊故。汝今不應違我此意。』爾時車匿，舉聲號泣，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，皆悉覺知，太子當去。以天神力，偃臥如故。車匿即便牽馬而來；太子徐前，而語車匿及以撻陟：『一切恩愛，會當別離；世間之事，易可果遂，出家因緣，甚難成就。』車匿聞已，默然無言。於是撻陟，不復嘖鳴。

……爾時太子，又師子吼：『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，終不還宮；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又復不能轉於法輪，要不還與父王相見；若當不盡恩愛之情，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。』……

「爾時太子，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。太子見此園林，寂靜無諸誼鬧，心生歡喜，諸根悅豫。即便下馬，撫背而言：『所難為事，汝作已畢。』又語車匿：『馬行駿疾，如金翅鳥王，汝恒隨從，不離我側；世間之人，或有善心，而形不隨，或運形力，而心不稱；汝今心形皆悉無違。又世間人，處富貴者，競隨奉事；我既捨國，來此林中，唯汝一人，獨能隨我，甚為希有。我今既已至閑靜處，汝便可與撻陟俱還宮也。』爾時車匿，聞此語已，悲號啼泣，迷悶躡地，不能自勝；於是撻陟，既聞被遣，屈膝舐足，淚落如雨。車匿答言：『我今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？我於宮中，違大王勅，輒被撻陟，以與太子，致令今日來至於此。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，失太子故，必當憂惱；宮中內外，亦應搔動。又復此處，多諸嶮難，猛獸毒蟲，交橫道路，我今云何而捨太子，獨還宮耶？』太子即便答車匿言：『世間之法，獨生獨死，豈復有伴；又有生老病死諸苦，我當云何與此作侶？吾今為欲斷諸苦故，而來至此。苦若斷時，然後當與一切眾生，而作伴侶。我於即時，諸苦未離，云何而得為汝作侶？』車匿又曰：『太子生來，長於深宮，身體手足，皆悉柔軟，眠臥床褥，無不細滑；如何一旦履藉荊棘瓦礫泥土，止宿樹下。』太子答言：『誠如汝語，設我住宮，乃可免此荊棘之患；老病死苦，會自見侵。』車匿既聞太子此語，悲泣垂淚，默然而住。于時太子……便脫寶冠髻中明珠，以與車匿，而語之曰：以此寶冠及以明珠，致王足下，汝

可為我上白大王：我今不為生天樂故，亦復非不孝順父母，亦無忿恨瞋恚之心，但以畏彼生老病死，為除斷故，來至此耳。汝應助我隨喜欣慶，勿於吉祥更生悲愁。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，汝以我語，上啟大王：「老病死至，豈有定時，人雖少壯，焉得免此。」父王若復而責我言：「本要有子，當聽出家，今未有子，云何而去？及出宮時，不啟聞者。」汝可為我具啟父王：「耶輸陀羅，久已有身，王自問之。昔勅如此，非為專輒。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，入於山林，出家求道，無有中途還受五欲；我今出家，亦復如是，未成菩提，終不還宮。內外眷屬，皆當於我有恩愛情，可以汝辯為解釋之，勿使於我，橫生憂惱。」……

太子於是，即徐前行；車匿歔歔，頭面作禮，乃至遠望不見太子，然後方起……緣路而歸。

「爾時太子，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。跋伽仙人，遙見太子，便與眷屬來迎太子，深生敬重，而作是言：『善來！仁者。』太子既見諸仙人眾，心意柔軟，威儀庠序，太子即便前其住處，諸仙人等，無復威光，皆悉同來請太子坐；太子坐已，觀察彼諸仙人之行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，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，或有唯食草木花果，或有一日一食，或二日一食，或三日一食，如是行於自餓之法。或事水火，或奉日月，或翹一脚，或臥塵土，或有臥於荊棘之上，或有臥於水火之側。太子既見如此苦行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：『汝等今者修此苦行，甚為奇特，皆欲求於何等果報？』仙人答言：『修此苦行，為欲生天。』太子又問：『諸天雖樂，福盡則窮，輪迴六道，終為苦聚。汝等云何修諸苦因，以求苦報。』太子即便心自歎言：『商人為寶，故入大海；王為國土，興師相伐；今諸仙人，為生天故，修此苦行。』作是歎已，默然而住。

「跋伽仙人，即問太子：『仁者何意，默然不言，我等所行非真正耶？』太子答言：『汝等所行，非不至苦，然求果報，終不離苦。』太子與諸仙人，設此議論言語往復，乃至日暮。太子即便停彼一宿，既至明旦，復更思惟：『此諸仙人，雖修苦行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。』我今不應止住於此，即與仙人，辭別欲去。時諸仙人，白太子言：『仁者來此，我皆歡喜；令我人眾，威德增盛。今者何故而忽欲去？為是我等，失於威儀？為此眾中相犯觸耶？以何因緣，不住於此？』太子答言：『非是汝等有如是失，賓主之儀亦無所少，但汝所修，增長苦因；我今學道，為斷苦本，以此因緣，是故去耳。』諸仙人眾，自共議言：『其所修道，極為廣大，云何我等而得留之？』

「爾時有一仙人，善知相法，語眾人言：『今此仁者，諸相具足，必當得於一切種智，為天人師。』即便俱往詣太子所，而作是言：『所修道異，不敢相留；若欲去者，可向北行，彼有大仙，名阿羅邏、加蘭，仁者可往就其語論；我觀仁者，亦當不必住於彼處。』於是太子，即便北行。諸仙人眾，見太子去，心懷懊惱，合掌隨送，極望絕視，然後乃還。……

「爾時車匿，步牽犍陟，及莊嚴具，悲泣嗚咽，隨路而還。舉邑人民，見此驚愕，無不懊惱，悉皆競來，問車匿言：『汝送太子，置於何處？今與犍陟，而獨還耶？』車匿既得諸人此問，倍更悲絕，不能答之。此諸人民，雖見犍陟被帶鞍勒，七寶莊嚴，不見太子，猶若死人飾以花綵。……

「爾時白淨王，悶絕始醒，勅喚車匿，而語之言：『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？我有嚴制，勅內外官屬守護太子，畏其出家。汝復何意，輒被犍陟，而與太子令密去耶？』車匿聞已，生大怖懼，而啟王言：『太子出城，實非我咎，唯願大王，聽我具說。』即以寶冠及髻中明珠，置王足

下。『太子令我以此冠珠置王足下，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，餘莊嚴具與耶輸陀羅。』王見諸物，倍增悲絕，雖復木石，猶尚有感，況乃父子恩愛之深。車匿具以前事，而啟王言：『太子勅我，父王若謂：「本要有子，當聽出家，今未有子，云何而去？臨去之時，又不啟者。」汝可為我具答父王：「耶輸陀羅，久已有娠，王宜問之。昔勅如此，非為專輒。」』王聞此言，即便遣問耶輸陀羅：『太子云汝久已有娠，實如此不？』耶輸陀羅即答：『信言。當於大王來此宮時，太子指我，即覺有娠。』王聞其語，生奇特心，憂惱暫歇，而自念言：『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，七日之中，必無子理，轉輪王位，自然而至。不謂七日未滿，而便有娠，深自咎悼智慧淺短，所為方便，不能住之。輕作此約，重增悔恨。太子神略，出人意表。今日之事，亦復兼是諸大天力，我今不應責車匿也。』

「時白淨王，心自思惟：『太子出家，必不可迴，設使更作諸餘方便，亦不能留。雖復棄國出家學道，然已有子，不絕種嗣。我今應勅耶輸陀羅，好令將護所懷之子。』時白淨王，愛念情深，語車匿言：『我今當往尋求太子，不知即時，定在何許？其今既已捨我學道，我復何忍獨生獨活，便當追逐隨其所在。』爾時王師及與大臣，聞王欲出尋求太子，二人俱共來諫王言：『大王！不應自生憂惱。所以者何？我觀太子，見其相貌，過去世中，久已修習出家之業。……

又復白王：『阿私陀仙昔相太子，年至十九，出家學道，必當成就一切種智。今時既到，大王何故，而生愁苦？……唯願大王，當生歡喜，勿懷愁惱，不須自出。若憶太子猶不已者，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。』

「王聞此語，心自念言：『我知太子，雖不可迴，未忍便捨，不復追之。今當試令師及大臣更一尋也。』即便答師及大臣言：『善哉！可去，舉宮內外，心皆苦惱，佇逐速還。』於是王師大臣，即便辭出，追尋太子。（以上卷二）

……「爾時王師大臣，疾往彼仙人所，而於中路，遙見太子在於樹下，端坐思惟，相好光明，踰於日月。即便下馬，除却侍衛，脫諸儀服，前太子所，坐於一面，互相問訊。於是王師，白太子言：『大王見使尋求太子，欲有所說。』太子答曰：『父王遣汝，欲何所道？』王師即言：『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，此意難迴，然王於太子，恩愛情深，憂愁盛火，常自熾然，須太子歸，以滅之耳。願便迴駕，還反宮城，雖有物務，不令太子全棄道業；靜心之處，不必山林；摩訶波闍波提，耶輸陀羅，內外眷屬，皆悉沒於憂惱大海，思太子還，而拯救之。』

「爾時太子，聞王師語，以深重聲答王師言：『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耶？但畏生老病死之苦，是以來此，為斷除故。若令恩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，我復何為來至於此？我今所以違遠父王，欲為將來和合故耳。父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，我與父王，唯餘今生有此一苦，將來自當永絕斯患。若如汝言，令吾處宮修道業者，如七寶舍，滿中焰火，當有人能止此室不？如雜毒食，設有飢人，終不食之。我既棄國，出家修道，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耶？世間之人，在大苦中，為小樂故，尚復耽湎不能暫捨；況我在此極靜寂處，無諸患苦，而能捐棄，還就於惡？古昔諸王，入山學道，無有中路還受欲者；父王若欲必令我歸，便是違於先王之法。』

「爾時王師白太子言：『誠如太子今之所說。然諸仙聖，一言未來定有果報，一言定無，此二仙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，太子云何欲捨現樂，而求未來不定果報？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，云何乃欲求解脫果？唯願太子，便還宮也。』

「太子答言：『彼二仙人，說未來果，一者言有，一者言無，皆是疑心，非決定說。我今終不修順彼教，不應以此而見難詰。所以者何？我今不為希慕果報而來至此，以目所見，生老病死必應經之，故求解脫免此苦耳。令汝不久見我道成，我此志願，終不可迴。還啟父王，說如此也。』爾時太子，作此語已，即從座起，與王師大臣，辭別北行，詣阿羅邏、迦蘭仙人所。于時王師大臣，見太子去，啼泣懊惱：一者、念太子情深；二者、奉受王使，來太子所，而復不能移轉其意。徘徊路側，不能自反，互共議言：『既被王使，而無力效，今者空歸，云何奉答？我等當留所從五人，聰明智識，心意柔軟，為性忠直，種族強者，密令伺察，看其進止。』作此言已，顧瞻其傍，見憍陳如等五人，而語之言：『汝等悉能留止此不？』五人答言：『善哉！如勅；進止去來，當密伺察。』即便辭別，趣太子所；王師大臣，還歸宮城。

## （二）太子修道

「爾時太子，往彼阿羅邏、迦蘭仙人住處，渡於恒河，路由王舍城。既入城已，諸人民眾，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，歡喜愛敬；舉國皆悉奔馳瞻視，如是誼譁，徹頻毘娑羅王。……

王便嚴駕，與諸臣民，詣太子所。至般荼婆山，遙見太子，相好光明，踰於日月；即便下馬，除却儀飾及諸侍衛，前坐問訊：『太子四大悉調和不？我見太子，心甚歡喜；然有一悲，太子本是日之種姓，累世相承，為轉輪王；太子今者轉輪王相，皆悉具足，云何捨之，來入深山，踐藉沙土，遠至此耶？我見是故，所以悲耳。太子若以父王今在，故欲不取聖王位者，當以我國分半治之；若謂為少，我當捨國盡以相奉，臣事太子；若復不取我此國者，當給四兵，可自攻伐取他國也。太子所欲，其不相違。』

「爾時太子，聞頻毘娑羅王說此語已，深感其意，即答王言：『王之種族，本是明月，性自高涼，不為鄙事，所為所作，無不清勝；今發是言，未足為奇。然我觀王，中情懇至，倍於前後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，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。我今既捨轉輪王位，亦復何緣應取王國？王以善心，捨國與我，猶尚不取，何緣以兵伐取他國也。我今所以辭別父母、剃除鬚髮、捨於國者，為斷生老病死苦故，非為求於五欲樂也。』

「『世間五欲，如火聚，燒諸眾生，不能自出，云何勸我，貪著之耶？我今所以來至此者，有二仙人阿羅邏、迦蘭，是求解脫最上導師，欲往彼處求解脫道，不宜久停在於此也。我既違王初始之言，喜心賜我，勿致嫌恨；王今當以正法治國，勿枉人民。』作此言已，太子即起，而與王別。時頻毘娑羅王，見太子去，深大惆悵，合掌流淚，而作是言：『初見太子，心大踊躍，太子既去，倍生悲苦。汝今為於大解脫故，而欲去者，不敢相留；唯願太子，所期速果，若道成者，願先見度。』太子於是，辭別而去；時王奉送，次於路側，極目瞻矚，不見乃反。

「爾時太子，即便前至彼阿羅邏仙人之所。……時彼仙人，……遙見太子，即出奉迎，讚言：『善來！』俱還所住，請太子坐。是時仙人，既見太子，顏貌端正，相好具足，諸根恬靜，深生愛敬，即問太子：『所行道路，得無疲耶？太子初生，及以出家，又來至此，我悉知之；能於火聚，自覺而出；又如大象，於羈索中，而自免脫。古昔諸王，盛年之時，恣受五欲，至於根熟，然後方捨國邑樂具，出家學道，此未足奇。太子今者於此壯年，能棄五欲，遠至此間，真為殊特；當勤精進，速度彼岸。』太子聞已，即答之曰：『我聞汝言，極為歡喜，汝可為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，我今樂聞。』仙人答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』即便說曰：『眾生之始，始於冥初；從於冥初，起於我慢；從於我慢，生於癡心；從於癡心，生於染愛；從於染愛，生五微塵氣；從五微塵氣，生於五大；從於五大，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；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，今為太子，略言之耳。』

「爾時太子，即便問曰：『我今已知汝之所說，生死根本，復何方便，而能斷之？』仙人答言：『若欲斷此生死本者，先當出家修持戒行，謙卑忍辱；住空閑處，修習禪定；離欲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，得初禪；除覺觀定，生入喜心，得第二禪；捨喜心，得正念，具樂根，得第三禪；除苦樂，得淨念，入捨根，得第四禪，獲無想報。別有一師，說如此處，名為解脫；從定覺已，然後方知非解脫處。離色想，入空處；滅有對想，入識處；滅無量識想，唯觀一識，入無所有處；離於種種想，入非想非非想處；斯處名為究竟解脫，是諸學者之彼岸也。太子若欲斷於生老病死患者，應當修學如此之行。』

「爾時太子，聞仙人言，心不喜樂。即自思惟：『其所知見，非究竟處，非是永斷諸結煩惱。』即便語言：『我今於汝所說法中，有所未解，今欲相問。』仙人答言：『敬從來意。』即問之曰：『非想非非想處，為有我耶？為無我耶？若言無我，不應言非想非非想；若言有我，我為有知？我為無知？我若無知，則同木石；我若有知，則有攀緣，既有攀緣，則有染著，以染著故，則非解脫。汝以盡於羈結，而不自知細結猶存；以是之故，謂為究竟，細結滋長，復受下生，以此故知非度彼岸。若能除我及以我想，一切盡捨，是則名為真解脫也。』……

仙人既見太子智慧，又觀志意堅固不虧，知決定成一切種智，白太子言：『汝若道成，願先度我。』於是太子，答言：『善哉！』次至迦蘭所住之處，論議問答，亦復如是，太子即便前路而去。時二仙人，見太子去，各心念言：『太子智慧，深妙奇特，乃爾難測。』合掌奉送，絕視方還。（按：本經以「阿羅邏、迦蘭」為二仙人之名字，即阿羅邏為一人，迦蘭為另一人。餘經則記二仙人的名字為阿羅邏迦蘭及鬱陀迦羅摩子。）

「爾時太子，調伏阿羅邏、迦蘭二仙人已，即便前進迦闍山苦行林中，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；即於尼連禪河側，靜坐思惟：『觀眾生根，宜應六年苦行，而以度之。』思惟是已，便修苦行；於是諸天，奉獻麻米。太子為求正真道故，淨心守戒，日食一麻一米；設有乞者，亦以施之。

「爾時憍陳如等五人，既見太子，端坐思惟，修於苦行，或日食一麻，或日食一米，或復二日，乃至七日，食一麻米。時憍陳如等，亦修苦行，供奉太子，不離其側；既見此已，即遣一人，還白王師及以大臣，具說太子所行之事。

……時白淨王，即便嚴駕五百乘車，摩訶波闍波提，及耶輸陀羅，亦復相與辦五百乘，一切資生，皆悉具足。即喚車匿，而語之言：『汝送太子，遠放深山，今復令汝領此千乘，載致資糧，送與太子；隨時供養，勿使乏少，盡更來請。』

「車匿受勅，即領千乘，疾速而去。至太子所，見形消瘦，皮骨相連，血脉悉現，如波羅奢花；頭面禮足，悶絕於地，良久乃起，銜淚而言：『大王憶念太子，不捨日夜，今故遣我，領此千乘，載資生具，以餉太子。』于時太子，答車匿言：『我違父母，及捨國土，遠來在此，為求至道。云何當復受此餉耶？』爾時車匿，聞此語已，心自思惟：『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此資供，我當別覓一人，領此千乘，還歸王所，我住於此，奉事太子。』即差一人，領車而去。於是車匿，密侍太子，不離晨昏。

「爾時太子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日食一麻一米，乃至七日食一麻米，身形消瘦，有若枯木；修於苦行，垂滿六年，不得解脫，故知非道；不如昔在閻浮樹下，所思惟法，離欲寂靜，是最真正。今我若復以此羸身，而取道者，彼諸外道，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；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，亦不以此而取道果，我當受食然後成道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從坐起，至尼連禪河，入水洗浴。洗浴既畢，身體羸瘠，不能自出；天神來下，為按樹枝，得攀出池。時彼林外，有一牧牛女人，名難陀波羅，時淨居天，來下勸言：『太子今者在於林中，汝可供養。』女人聞已，心大歡喜，于時地中，自然而生千葉蓮花，花上有乳糜。女人見此，生奇特心，即取乳糜，至太子所，頭面禮足，而以奉上。太子即便受彼女施，而呪願之：『今所施食，欲令食者，得充氣力；當使施家得膽得喜，安樂無病，終保年壽，智慧具足。』太子即復作如是言：『我為成熟一切眾生故，受此食。』呪願訖已，即受食之；身體光悅，氣力充足，堪受菩提。

「爾時五人，既見此事，驚而怪之，謂為退轉，各還所住。菩薩獨行，趣畢波羅樹，自發願言：『坐彼樹下，我道不成，要終不起。』……發此誓時，清涼好風，從四方來，禽獸息嚮，樹不鳴條，遊雲飛塵，皆悉澄淨，知是菩薩，必成道相。……

### （三）太子成道

「爾時菩薩，以慈悲力，於二月七日夜，降伏魔已，放大光明；即便入定思惟真諦，於諸法中，禪定自在；悉知過去所造善惡，……即於眾生，起大悲心。而自念言：『一切眾生，無救濟者，輪迴五道，不知出津，皆悉虛偽，無有真實；而於其中，橫生苦樂。』作是思惟，至初夜盡。

「爾時菩薩，既至中夜，即得天眼；觀察世間，皆悉徹見，如明鏡中，自覩面像。見諸眾生，種類無量，死此生彼，隨行善惡，受苦樂報。……

「菩薩以天眼力，觀察五道，起大悲心，而自思惟：『三界之中，無有一樂。』如是思惟至中夜盡。

「爾時菩薩，至第三夜，觀眾生性，以何因緣，而有老死？即知老死，以生為本，若離於生，則無老死；又復此生，不從天生，不從自生；非無緣生，從因緣生；因於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業生。

又觀三有業從何而生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。又觀四取從何而生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。又復觀愛從何而生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。又復觀受從何而生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。又復觀觸從何而生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。又觀六入從何而生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。又觀名色從何而生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。又復觀識從何而生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。又復觀行從何而生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。若滅無明則行滅；行滅則識滅；識滅則名色滅；名色滅則六入滅；六入滅則觸滅；觸滅則受滅；受滅則愛滅；愛滅則取滅；取滅則有滅；有滅則生滅；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。如是逆順，觀十二因緣，第三夜分，破於無明；明相出時，得智慧光，斷於習障，成一切種智。……

#### (四) 轉大法輪

爾時世尊，又復思惟：『我今當開甘露法門，誰應在先，而得聞者？阿羅邏仙人，聰慧易悟，又先發願道成度我。』作是念時，空中有言：『阿羅邏仙人，昨夜命終。』爾時世尊，即便答彼空中聲音：『我亦知其昨夜命終。』又自思惟：『迦蘭仙人，利根明了，亦應先聞。』空中又言：『迦蘭仙人，昨夜命終。』爾時世尊，即復答言：『我亦知其昨夜命終。』

「爾時世尊，又自思惟：『彼王師大臣所遣憍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，皆悉聰明，又過去世，於我發願，應先聞法；我今宜當為此五人先開法門。』又自思惟：『古昔諸佛轉法輪處，皆悉在於婆羅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，又此五人，所止住處，亦在於彼；我今應往至其住處，轉大法輪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從座起，詣婆羅國。……

#### A. 度五比丘

「爾時世尊，即復前行，往婆羅國，至憍陳如、摩訶那摩、跋波阿捨、婆闍、跋陀羅闍所止住處。時彼五人，遙見佛來，共相謂言：『沙門瞿曇，棄捨苦行，而還退受飯食之樂，無復道心。今既來此，我等不須起迎之也，亦勿作禮敬、問所須、為敷坐處，若欲坐者，自隨其意。』作此語竟，而各默然。爾時世尊，來既至已，五人不覺，各從坐起，禮拜奉迎，互為執事；或復有為持衣鉢者；或有取水供盥漱者；或復有為澡洗脚者；各違本誓，猶故稱佛，以為瞿曇。爾時世尊，語憍陳如言：『汝等共約見我不起，今者何故，違先所誓，而即驚起，為我執事。』時彼五人，聞佛此語，深生慙愧，即前白言：『瞿曇行道，得無疲倦？』爾時世尊，語五人言：『汝等云何，於無上尊，而以高情，稱喚姓耶？我心如空，於諸毀譽，無所分別；但汝憍慢，自招惡報。譬如有子，稱父母名，於世儀中，猶尚不可，況我今是一切父母。』時彼五人，又聞此語，倍生慙愧，而白佛言：『我等愚癡，無有慧識；不知今者已成正覺。所以者何？往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六年，而今還受飲食之樂；我以是故，謂不得道。』爾時世尊，語憍陳如言：『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。何以故？形在苦者，心則惱亂；身在樂者，情則樂著。是以苦樂，兩非道因。譬如鑽火，澆之以水，則必無有破暗之照。鑽智慧火，亦復如是。有苦樂水，慧光不生，以不生故，不能滅於生死黑障。今者若能棄捨苦樂，行於中道，心則寂定，堪能修彼八正聖道，離於生老病死之患。我已隨順中道之行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時彼五人，既聞如來如此之言，心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。



「爾時世尊，觀五人根堪任受道，而語之言：『憍陳如！汝等當知，五盛陰苦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所求不得苦、失榮樂苦。憍陳如！有形、無形、無足、一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一切眾生，無不悉有如此苦者；譬如以灰覆於火上，若遇乾草，還復燒燃。如是諸苦，由我為本；若有眾生，起微我想，還復更受如此之苦。貪欲瞋恚，及以愚癡，皆悉緣我根本而生。又此三毒，是諸苦因；猶如種子能生於芽，眾生以是輪迴三有。若滅我想及貪瞋癡，諸苦亦皆從此而斷。莫不悉由彼八正道，如人以水澆於盛火。一切眾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，皆悉輪迴，在於生死。憍陳如！苦應知，習（集）當斷，滅應證，道當修。憍陳如！我以知苦，以斷，以證滅，以修道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汝今應當知苦，斷習（集），證滅，修道。若人不知四聖諦者，當知是人不得解脫。四聖諦者，是真是實；苦實是苦，習（集）實是習（集），滅實是滅，道實是道。憍陳如！汝等解未？』憍陳如言：『解已，世尊！知已，世尊！』以於四諦得解知故，故名阿若憍陳如。

「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，阿若憍陳如，於諸法中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……阿若憍陳如，於弟子中，以始悟故，為第一弟子。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，聞佛轉法輪已，阿若憍陳如，獨悟道跡，心自念言：『世尊若更為我說法，我等亦當復悟道跡。』作此念已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。

「爾時世尊，知四人念，即便重為廣說四諦。于時四人，於諸法中，亦離塵垢，得法眼淨。時彼五人，見道跡已，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等五人，已見道跡，已證道跡，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，唯願世尊，慈愍聽許。』於時世尊，喚彼五人：『善來比丘！』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即成沙門。爾時世尊，問彼五人：『汝等比丘，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為是常為無常耶？為是苦為非苦耶？為是空為非空耶？為有我為無我耶？』時五比丘，聞佛說是五陰法已，漏盡意解，成阿羅漢果。即便答言：『世尊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實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。』於是世間，始有六阿羅漢，佛阿羅漢，是為佛寶；四諦法輪，是為法寶；五阿羅漢，是為僧寶；如是世間三寶具足，為諸天人，第一福田。（以上卷三）

## B.度耶舍

「爾時有長者子，名曰耶舍，聰明利根，極大巨富，閻浮提中，最為第一。服天冠瓔珞，著無價寶履，其於中夜，與諸伎女，相娛樂已，各還寢息。忽從眠覺，見諸伎女，或有伏臥；或有仰眠；頭髮蓬亂，涎唾流出；樂器服玩，顛倒縱橫；既見是已，生厭離心，而自念言：『我今在此災怪之內，於不淨中，妄生淨想。』作是念時，以天力故，空中光明，門自然開，尋光而去，趣鹿野苑。路由恒河，高聲唱言：『苦哉！怪哉！』佛言：『耶舍！汝便可來，我此今有離苦之法。』耶舍聞已，所著寶履，價直閻浮提，即便脫之，渡於恒河，往詣佛所。見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顏容挺特，威德具足，心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五體投地，頂禮佛足：『唯願世尊，救濟於我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善男子！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』如來即便隨順其根，而為說法：『耶舍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汝知之不？』是時耶舍，聞說此語，即於諸法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於是如來，重說四諦，漏盡意解，心得自在，成阿羅漢果。即答佛言：『世尊！色受想行識，實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。』爾時如來，猶見耶舍，著嚴身具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雖復處居家，服寶嚴身具；  
善攝諸情根，厭離於五欲；  
若能如此者，是為真出家。  
雖身在曠野，服食於麤澁；  
意猶貪五欲，是為非出家。  
一切造善惡，皆從心想生，  
是故真出家，皆以心為本。』

「爾時耶舍，既聞如來說此偈已，心自念言：『世尊所以說此偈者，正當以我猶著七寶，我今宜當脫如此服。』即便禮佛，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，聽我出家。』佛言：『善來比丘！』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即成沙門。

「爾時耶舍父，既至天曉，求覓耶舍，不知所在，心大懊惱；悲號涕泣，緣路推尋，到恒河側，見其子履，心自思惟：『我子正當從此道去。』即尋其跡，至於佛所。爾時世尊，知其為子故來至此，若使即得見耶舍者，必生大苦，或能命終，便以神力，隱耶舍身。其父即便前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退坐一面。於是如來，即隨其根，而為說法：『善男子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汝知之不？』時耶舍父，聞說此言，即於諸法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而答佛言：『世尊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實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。』爾時如來，既已知其見於道跡，恩愛漸薄，而問之言：『汝何因緣，而來至此？』其即答言：『我有一子，名曰耶舍，昨夜之中，忽失所在，今旦推求，見其寶履在恒河側，追尋足跡，故來至此。』爾時世尊，攝其神力，其父即便得見耶舍，心大歡喜，語耶舍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汝為此事，真實快也，既能自度，又能度他。汝今在此，故令我來得見道跡。』即於佛前，受三自歸。於是閻浮提中，唯此長者，為優婆塞，最初獲得供養三寶。

### C.度五十長者子

「爾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，聞佛出世，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，各自念言：『世間今者有無上尊，長者子耶舍，聰慧辯了，才藝兼人，乃能捨其豪族，棄五欲樂，毀形守志，而為沙門。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家耶？』作是念已，共詣佛所。未至之間，遙見如來，相好殊特，光明赫奕，心大歡喜，舉體清涼，敬情轉至。即前佛所，合掌圍繞，頭面禮足。諸長者子，宿殖德本，聰達易悟，如來即便隨其所應，而為說法：『善男子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汝知之不？』說此語已，時諸長者子，於諸法中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即答佛言：『世尊！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實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。唯願世尊，聽我出家。』佛言：『善來比丘！』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即成沙門。爾時世尊，又為廣說四諦。時五十比丘，漏盡意解，得阿羅漢果。爾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。是時如來，告諸比丘：『汝等所作已辦，堪為世間作上福田，宜各遊方教化，以慈悲心，度諸眾生；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，王舍城中，度諸人民。』諸比丘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』爾時比丘，頭面禮足，各持衣鉢，辭別而去。……

#### D.度頻毘娑羅王

「爾時世尊，心自念言：『頻毘娑羅王，往昔於我，有約誓言：「道若成者，願先見度。」今日時至，宜應往彼滿其本願。』作此念已，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遶，往王舍城，詣頻毘娑羅王所。……爾時世尊，漸近王舍城，住於杖林。時優樓頻螺迦葉，即便遣其常所使人，白頻毘娑羅王言：『我今於佛法中，出家修道。今隨從佛，來至杖林。大王宜先禮拜供養。』王聞來信說此言已，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，為佛弟子，即勅嚴駕，與諸大臣，婆羅門，及人民眾，往詣佛所。至杖林外，王即下輿，除却儀飾，步至佛前。……

既至佛所，頭面禮足。而白佛言：『我是月種摩竭提王，名頻毘娑羅，世尊知不？』佛即答言：『善哉，大王！』於是頻毘娑羅王，却坐一面。時婆羅門，及以大臣，諸人民眾，皆悉就座。「爾時世尊，既見來眾皆安坐已；即以梵音，慰問頻毘娑羅王言：『大王！四大常安隱不？統理民務，無乃勞耶？』王即答言：『蒙世尊恩，幸得安隱。』……

「爾時頻毘娑羅王，及諸大眾，心大歡喜，於如來所，深生敬信，決定得知如來必成於一切種智。……爾時世尊，知諸大眾心意決定無復狐疑，又觀其根皆已成熟即為說法：

『大王當知！此五陰身以識為本。因於識故，而生意根。以意根故，而生於色。而此色法，生滅不住。大王！若能如是觀者，則能於身，善知無常。如此觀身，不取身相，則能離我及於我所。若能觀色，離我我所，即知色生便是苦生。若知色滅便是苦滅。若人能作如此觀者，是名為解。若人不能作斯觀者，是名為縛。法本無我及以我所。以倒想故，橫計有我及以我所，無有實法。若能斷此倒惑想者，則是解脫。』

「爾時頻毘娑羅王，心自思惟：『若謂眾生言有我者，而名為縛。一切眾生，皆悉無我。既無有我，誰受果報？』爾時世尊，知彼心念，即語之言：『一切眾生，所為善惡，及受果報，皆非我造，亦非我受。而今現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，大王諦聽，當為王說。大王！但以情塵識合，於境生染，累想滋繁。以是緣故，馳流生死，備受苦報。若於境無染，息其累想，則得解脫。以情塵識三事因緣，共起善惡，及受果報，更無別我。譬如鑽火，因手轉燧，得有火生。然彼火性，不從手生及以燧出，亦復不離手及燧鑽。彼情塵識，亦復如是。』

「時頻毘娑羅王，又自思惟：『若以情塵識和合故，而有善惡受果報者，便為常合，不應離絕；若不常合，是則為斷。』爾時世尊，知王心念，即便答言：『此情塵識，不常不斷。何以故？合故不斷，離故不常。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，而生芽葉。種子既謝，不得名常。生芽葉故，不得名斷。離於斷常故名中道。三事因緣，亦復如是。』爾時頻毘娑羅王，聞此法已，心開意解；於諸法中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……

「時頻毘娑羅王，即從坐起，頂禮佛足，合掌白佛：『快哉！世尊！能捨轉輪聖王之位，出家學道，成一切種智。我昔愚癡，欲留世尊臨治小國，今覩慈顏，又聞正法，方懷慙愧，追悔昔過。唯願世尊，以大慈悲，受我懺悔。我於昔日，白世尊言：「若得道時，願先度我。」今日始蒙宿願成遂。荷世尊恩，得履道跡。我從今日，供養世尊及比丘僧，當令四事不使有乏。唯願世尊，住於竹園，令摩竭提國，長夜獲安。』佛即答言：『善哉！大王！乃能捨於三不堅法，求三堅報；當令王願得滿足也。』時頻毘娑羅王，知佛受請住竹園已，頂禮佛足，辭退而去。……